



□吕家乡

大约是1940年初夏,我正在本村(丁湾)的“洋学堂”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学屋”烧了。接着,我上了半年私塾。私塾和洋学堂的教学方式大不一样,从洋学堂到私塾,处处觉得别扭。八十年前那半年私塾生活的酸甜苦辣,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如今垂老之年回忆起来,都已变成趣事了。

私塾的教室是借用前村东头的一处民房,三间西屋。院子的北边没有院墙,代替院墙的是用高粱秸编制的篱笆,原来的北屋拆了,没有再盖。北屋的地基上,东侧有一个用高粱秸遮挡的临时厕所,其余是空地,后来这里成了调皮学生的乐园。教室内的布置非常简陋。南墙最高处是孔子画像,画像下挂个黑板,黑板前面摆着讲桌和高凳,那是先生的座位。教室里没有课桌,也没有统一的凳子,一排排垒起来的土坯就是“课桌”,凳子是学生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小凳或马扎。

私塾的先生王唯一,当时三十来岁,衣衫整洁,文质彬彬。他是我村吴某某的女婿,家在三十里外的微山湖边。在教我们期间,他就住在岳父家。学生们定期要凑些麦子给他作为报酬。

私塾的学生共有二十来人,都是男生,来自附近的好几个村庄。年龄差别很大,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已十七八岁;文化程度也不等,有的从来没上过学,有的已经高小毕业。照顾到文化程度的差别,教材分三个等级,最低的从读《百家姓》开始,次高的从读《论语》开始,最高的从读《孟子》开始。我属于最低等,依次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和《论语》。除了念书,每天还要写大仿。不学算术,也不学“常识”课。后来刚开始教我们打算盘,私塾就结束了。

教学方式,不分上课下课。当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先生只要到讲桌前坐下,就算开始上课,直到放学,中午没有下课休息。谁要大小便,就要请先生批准。

先生教课倒是因材施教。他教给你念几段,就让你自己去诵读,你会背了就到他面前去背,他认可了,就再教给你念下面几段。我一个上午可以背诵好几段,有的同学不用功,也许一段也背不下来。因此,我学完《百家姓》,接着学《三字经》了,有的同学连《百家姓》的一半还不会背呢。教室里二十来个学生就有二十来种进度,不断地找先生背书,请先生教新课,也真够先生忙活的。

私塾开学第一天,王先生带领我们首先朝墙上的孔子画像跪拜,接着学生们对先生跪拜。仪式结束后,大家就按照排好的次序坐好。王先生既不讲话,也不开课,对着大家静静地坐着,竟打起盹儿来。教室里一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先生睁开眼,就用右手拍了一下讲桌,又把右手朝右甩了一下,就走出去了。我们不知他的手势什么意思,仍然静静地坐着,过了好大一会儿,先生仍然没有回来。有个同学把篱笆墙扒开缝隙朝外一看,发现王先生已经走到了湾村头了。原来他刚才的手势就是表示放学呀,于是大家一哄而散。

从进教室到放学,中间不下课,同学们憋得难受,怎么办呢?调皮的同学们很快找到了窍门,大声叫喊:“先生我尿尿!”先生看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说:“什么尿尿?给我坐下!”过了一会儿,调皮的同学们又喊:“先生,我憋不住了!”“去吧!”先生说。那调皮鬼去了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其他同学受到启发,装着样子也要求去尿尿,实际上是到厕所那里玩,玩够了再回教室。为了不惹恼先生,大家悄悄商量好,轮流去,不要耽误时间太长。一般情况下,先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有一次,有个同学扒开篱笆往外看,看到外面不远处有两棵桑树,那时候正是割麦子的季节,桑葚已经变黑了。他就把篱笆撕开一个口子,钻出去,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这可太有诱惑了,一个个都爬出去摘吃桑葚,也顾

不得时间了。结果教室里大部分学生都跑出去了。先生到厕所去看,也没有,就让大学长去找。大学长把大家找回来,一个个手上、脸上都被桑葚染得黑乎乎的。那一次,每个馋鬼的手掌都被打了三戒尺。

有一次,王先生为了给我们调剂情绪,便讲起了笑话:几位书生在一块喝酒,用破解字谜的办法行酒令,每人拿起酒杯喝酒之前要说个字谜。一个书生说的是“王”字:“王”字要看清,“一”字在当中,“一”字推了去,让我“工”字喝一盅。先生边讲边把人物的动作表演出来。这个书生喝完了,第二个书生说了个“中”字:“中”字要看清,一根棍子在当中,棍子抽了去,让我一“口”喝一盅。先生又是边说边表演一番。我们第一次见到先生如此放松活泼,自然都很高兴。起初秩序很好,先生讲着讲着,学生们就开始放肆起来了。先生讲到第三个书生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夸张地跟着表演起来:“叫我一口喝一盅!”“叫我一口喝两盅!”而且你拍我一下,我拍你一下,闹得教室乱哄哄。大学长站起来维持秩序,也不起作用。先生狠狠地拍了几下讲桌,大家才安静下来。先生生气地大声说道:“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除了大学长,都该挨罚!”他拿着戒尺站在讲桌前,让学生挨次走过去,伸出手来,每个人的手心都被戒尺打了三下。我平时很守规矩,先生也很喜欢我,那次我也挨揍了。本来欢欢乐乐的事儿,却闹出这样扫兴的结局。

还有一次,王先生教高等级的同学对对联,让我们低等级的同学也跟着学学。先生先讲了对对联的要求:天对地,雨对风,前对后,绿对红……给的上联是“柳絮因风起”,先生解释说:“柳絮就是柳绵,风一吹,就在天空飞起来。”接着问:“谁会对下联?”高等级的学生要对,先生说:“你们先不要说,让这些小朋友先对。”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哪里知道怎么对对联?有的说“不如桑葚子”,有的说“容易迷眼睛”,有的说“喂羊羊不吃”,有的接着说“狗也不吃”……先生摇摇头接连说:不对,不对,不对。他点名叫我对下联,当时我在低等级里算学习比较好的,我考虑了一番,说道:“飞在半天空。”先生失望地说:“不——对!”我当时还很不服气:柳絮因风起,然后不是飞在半天空吗?最后,先生让大学长对,他对的是“葵花向阳开”。先生高兴地说:“然也,然也!柳絮对葵花,因风起对向阳开。妙哉妙哉!”虽然我仍然不了解对联是怎么回事,却蒙眛地知道了对联有一些讲究,对于对联开始产生了兴趣。

回想起来,那时我对先生确实是很敬畏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有一次先生临时有事外出,当然这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先生临走的时候,让大学长看管着我们,大学长也不是很认真,小同学就跑到外面玩去了。当时我大哥在外地,给我捎来了一个小皮球,我珍贵得了不得。趁先生不在,我就到外面跟同学们一块玩小皮球,有时候扔,有时候踢。正玩得高兴,忽然有一个同学大喊:“哎呀,先生回来了!”这时小皮球正好被一个同学踢到远处去了,我也不敢去捡球,赶紧跑回教室。等放学的时候再去找小皮球,已经不见了。有人跟我说说是村里的孩子某某捡去了,我找他要,他说“我没见”。丢失了我珍贵的玩具,弄得我失魂落魄了好多天。

还有一件事也记得很深。夏天,先生要喝茶,教室里有小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铁壶烧开水。我们学生轮流给先生端茶。那天轮到我,我端着先生的细瓷杯子,倒上热茶,因为倒得太满,我心里特别紧张,端着杯子哆哆嗦嗦,快走到老师桌子前时,热茶洒了出来,把我的手烫起了泡。

半年后,王先生因为家里有事辞职,私塾解散了。不久,我们村里的学屋盖好了,我就回去继续上小学了。据我的感受,比起新式学堂来,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确落后,不过那种因人而异的教学进度,倒有点因材施教的意味,值得吸取。



□孙葆元

牛一入纸墨便成为文化的符号。检索了一下有关文字,古人对牛充满了怜悯。唐人陆龟蒙有一首《牧牛歌》唱道:“耸肩抵尾乍依偎,横去斜奔忽分散。荒坡断壑无端入,背上时时孤岛立。”诗人的观察是细致的,当牛奔跑的时候确实是斜着身子向前冲的。牛与农人相依为命,牛的命运就是农人的命运。这首诗颇有力度,看到了牛的今生和来世,然而目光冷漠,少了一些人文关切。宋人孔平仲的《禾熟》就比陆龟蒙的诗多了些关怀:“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他写一头老牛,用一生劳作还了“耕耘债”,那么剩下的命运是什么呢?谁都明白它卧在夕阳里的时日无多。全诗充满悲悯,然而我们还是看不到垦耕牛的精神。

在传统典籍中第一个弘扬牛任劳任怨又充满乐天豁达精神的是唐朝人韩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五牛图》。画中,五头犍牛姿态各异,神态安恬,仔细看牛的眼睛,目光炯炯,没有对劳作苦难的惧怕,更没有对自身命运的哀叹。五头牛健硕沉稳,甚至有些顽皮和欢愉,这是牛的画意与诗情。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的农耕文化维持了五千个春秋。韩滉画牛,画的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还有不屈不挠的垦耕精神,那是五头人格化了的牛。《五牛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高峰。韩滉不是一位职业画家,他首先是唐代的一位经济专家,镇守四方,平叛叛乱,德宗时拜相,为人清廉勤勉。他把这样的操守融入画作,他笔下牛的形象才深入人心。

赋予牛不屈精神的是鲁迅先生。他在《自嘲》诗中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炎凉世态中他借牛喻人,宣示了正直的立场。牛是有犄角的,它的犄角不是装饰品,而是战斗的武器。在长期的温顺中让我们忽略了它内心的尊严,以致忘了它具有的挑战精神,其实它不会永远像韩滉笔下的牛那样安恬,它也有愤怒,暴怒起来会冲撞,突破重围奔向它的安恬。只有对耕作的职责和一同耕作的人,它才俯首帖耳。鲁迅似乎比韩滉更理解牛的精神,要独立的性格却不屑于华盖,要安恬却不屑于安逸,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我爱牛,爱它的忠厚,爱它的默默不张扬。学生时代每学期都有劳动课,须打

起背包到农村去参加田间劳动,那里就有牛。出于好奇,我曾走近它,想抚摸一下它的脑袋,在我的感觉里它是迟钝的,没想到当手一接近它,它就灵巧地躲开了,眼神里充满警惕。我想了一个办法,到河边拔了许多青草,捧着来到它面前,把青草送到它嘴边,这回它没有拒绝,伸出舌头只一卷就把一把青草卷到嘴里。我趁机拍了拍牛头,这回它没有拒绝,任我抚摸。我把一捧草都喂给它,在咀嚼中它和我成了朋友,伸出的舌头不再卷草,而是舔向我的手,那舌头向我传递了温和。这时我和它有了彼此的对视,它眼睑温顺,不存在感激和答谢,一如既往地平视,并没有对施舍报以乞怜,也没有过分的热情。这就是牛。

我的一个同学对它却不友好,总在它身上寻找恶作剧的快乐,看到它立在田头,就拿一根小树枝抽打它。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容忍,不论打它几下,它都默默地挺立着,不吼叫不抗争,大有逆来顺受的架势。我呵斥那个同学:你闲得无聊,上田里使劲去,欺负一头牛干什么?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反转。第三天,我们干完一趟活,站在田埂上喝水,谁都没有看见那头牛什么时候过来的,它绕到那个抽打它的同学身后,一抬后腿,准确地把那家伙蹬了个大马趴,实实在在地趴到了田地里。我们哄然大笑,谁说牛不记仇,它怎么不踢我们,专踢残害它的家伙?

牛还是可爱的,它也有爱恨情仇。就凭着这种情商,它走进了我们的文化。民俗中的“打春”不是抽打春天,而是抽打耕牛。北宋时,开封府年年立春时节都要在衙门前用泥塑一头耕牛,叫“春牛”,开封市民折下柳枝轻轻抽打,这是在提醒人们:春天来了,睡了一冬的牛应该和春天一起苏醒了!经济生产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此时,汴梁城到处都有卖小耕牛的,人们买一头,预示来年丰盛,也是当时的一种民俗。

文化选择了牛,文化是不断发扬光大的。我们的生肖属性源自图腾崇拜,大约从原始社会就有了生肖的寄托,到先秦,把生肖意识用图画和文字固定下来,就这么传递了五千年。很多人喜欢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卜算自己的运程,什么财富运势、情感运势,甚至连跳槽都要测一测所谓的运势,我却说,牛不会见风使舵,牛也不会投机取巧,牛年的运势就是埋头于路,勤恳于耕,把握住自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文化杂谈】

垦耕牛颂

【岁月留痕】

私塾忆趣